

# 从“两个结合”看当代生态美育的发展

卢政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生态美育旨在培养人的生态审美素养,是中国美学和美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发展形态,发挥着重要的育人功能与精神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传统生态审美观都具有明显的美育性质,为二者的有机结合与融通提供了学理的逻辑性与现实的可能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为生态美育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根本遵循。深刻领悟和汲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吸收传承中华传统生态审美智慧,实现二者的会通融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生态美育理论体系,这是生态美育的创新之路,也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两个结合;生态美育;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华传统生态审美观;生态审美智慧

中图分类号:B834;G40-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4-0080-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1]</sup>。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源泉,既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工作者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工作路径,也为我国的学术研究、理论创新、学科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根本遵循。

众所周知,生态美学是由中国学者率先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形态。美育的生态转向是当代美学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可以说,生态美育是美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发展形态,是当代美育研究的一种新范式。生态美育重在运用生态美学的思想观念教育和引导人们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关爱生命、爱护环境,着力培养人对自然的审美态度和审美情感,提高人的生态审美素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华传统生态审美智慧相结合,努力实现二者的会通融合,推动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

育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传统生态审美观的内在一致性

生态美育是一种具有特定目的的审美教育,除了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审美水平、塑造完美人格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生态责任意识以及认识生态美、欣赏生态美、体验生态美、创造生态美的能力,帮助人们确立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为美的价值观,引导人们以实际行动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多样与美丽。在美育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传统生态审美观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即二者都具有十分明显的美育性质,这为二者的有机结合与内在融通提供了学理的逻辑性与现实的可能性。

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上的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等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以往的自然观进行辩证扬弃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阐述了自己的生态观,并且创造性地将其纳入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收稿日期:2022-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及其关系研究”(21&ZD008)

作者简介:卢政(1971—),男,山东泰安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理论之中。他们将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视为整个人类世界的两大变革,强调要以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看待整个世界和人类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不仅关注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十分重视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必须尊重和保护自然,人类的发展必须同自然规律相一致。此外,恩格斯还对人类生存环境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具体分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过程和类型,深刻剖析了环境污染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及其对人类的危害,并且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类发展的观点。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始终是同人类的解放、生存和发展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消除生态污染作为提高人的能力和素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因而也就具有了鲜明的美育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观念和美育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生态美育话语资源,应该深入而系统地加以提炼、总结和传承。中华传统美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生态美育的天然基因,承担着重要的育人功能。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初步构建了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为最高境界的美学思想体系,将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审美关系、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其宗旨,将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视为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这种始终保持着对现世人生的审美关怀的中华美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意蕴,因此它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简约的人生美育、一种初始形态的生态美育。儒家的“位育中和”思想、道家的“法贵天真”和“道法自然”论、禅宗的“即事而真”和“众生即佛”说等,就是通过建构万物一体、共生共荣、和谐发展的天地境界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这与当代生态美育理论所提倡的“生态整体”“诗意栖居”“可持续发展”“关爱生命”等基本观念是一致的。中国传统美育思想是中国古人对日常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审美关系的经验凝练与整体感悟,发挥着关注现实、陶铸人格、引领人生、提升境界的重要作用。它始终以现实人生为基础,注重实践性,强调善美真的有机统一,以人生存于其中的宇宙天地这一有机整体为根据,主张将美育的实施与智识、伦理及日

常行为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传统美育就是一种广义的人生美育和生态美育。

可见,在生态美育层面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传统生态审美观的会通融合是完全可能的。近年来,随着社会对素质教育的重视以及我国美育研究的不断深化,美育的生态转型要求在社会和学术界呼声渐高、生态美育走到学术前沿的现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二、深刻领悟和汲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述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十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当代生态美育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必须深刻领悟和汲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我们认为,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去领悟和汲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

其一,是人的自然属性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sup>[2]57</sup>。人是有自然力和生命力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生于自然、发展于自然、最后又归于自然。自然界影响和制约着人的活动,人的生产和生活、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sup>[2]105</sup>也就是说,自然属性是人存在的基础,因此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受到自然外物的束缚,所以在生产和生活中,人类不能强行干预自然、占有甚至破坏自然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和欲望。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各种现实条件,尊重自然的本性,避免将人凌驾于自然界之上。

其二,是人化自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抽象地看待生态问题与环境问题,而是将它们

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辩证统一的观点。他们反对脱离人的活动抽象地谈论自然界和生态环境,反对从纯粹自在的角度去看待自然,而是要求从历史的、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自然,把自然看作人的活动对象和结果,看作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现实的自然界”<sup>[2]89</sup>。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自然的优先地位,强调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另一方面又注意到了人对于自然的积极的能动作用,没有将自然的价值放在首要位置而忽略人的主动性和自身尺度,强调人并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再生产整个自然界”<sup>[2]58</sup>,人“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sup>[2]58</sup>,人参与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成与发展的全过程。换言之,自然是在人的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它是人类实践的结果。这样自然就不再是抽象的自在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自然已然处处被打上了人的烙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所以,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sup>[2]89</sup>

其三,是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sup>[3]43</sup>,人与自然(环境)共同进化,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sup>[4]134</sup>也就是说,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改变是一致的,二者辩证统一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sup>[3]43</sup>这就告诉我们,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实践活动积极地作用于自然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使自然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同时,自然也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主体,并促使人的身体机能、认知能力、生产力水平不断得以提高,使主体得到不断发展和日益完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始终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实践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它为二者的相互作用、共同进化、相互统一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其四,是人类同自然和解的思想。为解决生态问题,马克思主义超越和扬弃了人类中心主义,赋予自然、人和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相互贯通性,形成了人类同自然和解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sup>[2]83</sup>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是人与自然的和解与统一,并且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强调人们应该尊重自然、维护自然界的自在自由的本真状态,“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sup>[2]81</sup>。

其五,是可持续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要根据人的需要按最合理有效的方式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护土地等自然资源,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sup>[5]926-927</sup>。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不但任何人无权随意滥用和破坏土地等自然资源,而且要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进行改良后传给子孙后代永续地、合理地利用,以维护社会利益最大化,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

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象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sup>[5]875</sup>。

### 三、吸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审美智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生命审美智慧,这集中体现于儒家、道家、禅宗等思想流派对于审美、艺术、人生、自然等问题的哲学思考中。由于传统生态审美智慧的渗透,使得中国古典艺术呈现出独特的美育价值和生态情怀: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上,注重生命意识的书写和张扬,以自然的勃勃生机、生命的和谐与充盈为美;在审美理想上,追求一种大同情的境界,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冥合的至美境界。中国传统生态审美观念无疑是当代生态美育研究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积极传承利用这些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培养人们的生态审美观念和生态审美意识,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儒家美学和艺术理论体系中,有许多关于人与社会、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独特思考和深刻阐述,蕴含着丰富而素朴的生态美育思想,展示出独特的民族特色。儒家“和而不同”的共生思想、“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自然亲和情怀、“仁者爱人”“仁民爱物”和“民胞物与”的大爱精神、“不违农时”的重天观念等,都是当代生态美育宝贵的思想资源。一是主张“天人合一”的理念,即人与自然天地的和谐统一。儒家以孔子的“仁爱”思想为核心,在血缘关系基础上构建了一种推此及彼的生命观、自然观和审美观。无论是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或是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抑或是荀子强调“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荀子·非相》),都讲求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互爱,但他们并未将“仁爱”思想限定在“爱人”上,而是进一步将仁爱之心扩大到宇宙万物,由“亲亲”到“仁民”再到“爱物”,例如孔子提出的“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观点,孟子提出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君子远庖厨”(《孟子·梁惠王上》)的主张,都体现出一种朴素的生态观念。二是构建了以“诚”为核心的君子人格观。儒家高度重视修身养性,将君子视为理想的人格,提出了“中庸平和”“参赞化育”“仁民爱物”等概念范畴,体现出对人与人

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态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美的崇尚与追求。儒家主张推己及物、推己及人,将“爱物”视为君子行仁的最后环节和最高境界,“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进一步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sup>[6]15</sup> 的伟大思想及“民胞物与”的理论命题,强调万物是我的好朋友,百姓是我的同胞兄妹,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统一。这已然是一种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大智慧。儒家还提出了一个十分宝贵的“天人同诚”思想,将人性美与天道美有机统一起来,“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诚”是天之道,也是人之道。“诚”是宇宙的本质,是化育万物的原动力,君子因为至诚至仁,因而可以上升到与天地参的崇高而绝美的境界。儒家主张道德自由的快乐与审美自由的快乐的合一,追求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统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仁者,浑然与物同体”<sup>[6]16</sup>,“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将爱人进而爱物的道德境界上升到“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生态审美境界,洋溢着浓厚的悦天、悦地、悦生命的生态情怀。三是提出了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的主张。儒家充分肯定了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敬天法地,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通过家庭、家族、社会、国家进一步将人情伦理原则扩展延伸至自然,如“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周易·系辞上》),“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等等。四是提出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思想观念。儒家以“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言天道,认为百物生长必须遵循四时更迭的秩序和自然规律。儒家还向世人生动描绘了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极力反对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孟子·梁惠王上》),要求人们遵守自

然的节序规律,按四时节律行事,不能乱行夏令,否则就会破坏生态之美,造成自然失序,给人类自身带来自然灾害。儒家还主张要节制各种不合理的欲望,建议人们“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儒家以上生态审美观念与当代生态伦理思想在内在精神上是基本一致的,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无疑是生态美育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道家在对待生命和自然的态度上体现了卓然的生态审美智慧,这是当代生态美育宝贵的传统思想资源。在道家看来,“道法自然”,生命是美的、自如自在的。物无贵贱,所有的生命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无私馈赠。所以人要懂得重生、敬生、惜生、爱生,顺应自然之道,维护大自然的生生之美。老子十分重视内在的精神的审美享受,鄙视外在而粗俗的物欲享受。在他看来,“道”生天地万物,万物都禀道而富有生命。生命的法则同于自然法则,朴实自然是人最本真的存在,因此人应该清心寡欲,心灵恬淡,顺应自然,自由自在地与自然融合。庄子把生命价值置于各种世俗的道德价值或国家社稷利益之上,认为世俗的功利欲求是有害的,应避而远之。自然之道朴素无为,“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自然万物皆取法自然,生命的本质是自然而然。在庄子看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一切没有人为干预的、自然状态的生命都是美的。老子一再强调“无为”,庄子反复谈到“不修”,认为美的生命在于自然朴素,“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道家认为,人必须顺应自然,自然朴素状态的生命共生共处,至德之世就将出现。在道家看来,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应该是一种和谐平等、共生共荣的关系,人可以与鸟兽虫鱼自由嬉戏,可以与一切生灵和睦相处。庄周梦蝴蝶的故事、心斋坐忘的精神状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观点所呈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人与自然万物友好相处、亲密无间、高度融合的生态大美。道家主张以效法天地、自然无为、抱朴守真、清虚自守、重人贵生作为人类的基本行为准则,以万物齐一、物我两忘作为人生最高境界,这种追求超越世间物欲、强调物我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与现代生态伦理学观念相通,与当代生态审美意识

相合。

中国古代禅宗在深切关注、体验人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的过程中构建了独特的“梵人合一”的美学理念,通过审美将个体内心的净化提升到生态关怀的高度,从而将人生、审美与生态融合为一,彰显了独具特色的东方生态审美智慧,是当代生态美育的又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一是构建了万物有情、皆具佛性的众生平等观。禅宗将“一切众生悉有佛性”<sup>[7]334</sup> 作为基本原则之一,认为万物都有生存的价值,从而赋予生命万物平等的权利。禅宗提出“众生即佛”“天地一旨,万物一观”<sup>[8]173</sup> 等理论命题,认为人间与天国、客观与主观、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而不分彼此。自然界中的万物皆是空,是人出发的地方,也是人回家的地方。因此要尊重自然生命,不应将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也不应远离自然。这些思想观念体现了一种鲜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二是提出了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契合无间的精神状态为核心的顿悟观。禅宗将自然山水(色)作为佛性(空)的体现,认为自然即是真如佛性的顿然显现。禅的世界充满勃勃生机,其源头就是大自然的生命力,“青山是我身,流水为我命”<sup>[9]560</sup>,自然与人的本性、人的生命活动以及生存方式都休戚相关,那么参禅顿悟其实就是体验自然与人契合无间的至美状态。禅宗“无念为宗”的顿悟理论,强调万法归一心,一心在无念,认为人们通过顿悟所看到的事物在清净之心中心霎那间显现的样子才是本真的、自然的、美的。“无念为宗”所传达的是对自然万物的至高体验与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由此可见,禅宗所追求的所谓禅境,其实就是人在宇宙天地间、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包容天地、顺应万物、任运逍遥、随缘安然的自在自由的心境,它既是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亦是一种自由的审美境界,更是一种世间生命万物和谐共处的生态境界。禅宗美学主张“明心见性”“心性洞照”“圆通无碍”“平常心是道”,它所追求的“物不异我、我不异物。物我玄会,归乎无极”<sup>[8]166</sup> 的涅槃境界乃是一种澄明超越的审美境界,它所展示的是一种物我合一的无形大美。三是形成了慈悲利他思想基础上的“万物同情”观。禅宗倡导“慈悲为怀”“善待众生”的思想,心怀万物,由己及物,用谦逊、亲和的态度看待一切宇宙生命。由“与乐拔苦”的慈悲利他观念出发,禅宗生发出“万物同情”的思想,认为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由对人

自身的关爱延展为尊重、珍爱宇宙中的一切生命，敬畏整个宇宙自然，从而将同体慈悲的思想观念投射到整个宇宙天地。更难能可贵的是，禅宗提出了“无缘悲慈”“同体大悲”思想，体现了一种人与万物之间无有差等、同体慈悲、普度众生的大爱。这种大爱(慈悲)不单施与人，也施与一切有生之物，大者至于禽兽，小者至于微生物，甚至包括无情的草木，即所谓“一佛成道，观见法界；草木国土，悉皆成佛”<sup>[10][11]</sup>，佛心与世界打成一片、融为一体。而且与印度佛教不同，禅宗由于深受儒家出世入世思想的影响，因而更加注重现实人生，其“慈悲”思想其实与儒家美学“仁民爱物”的思想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禅宗主张由自觉而觉他、由自利而利他，不论是“拔苦与乐”，还是“自觉觉他”，抑或是“自利利他”，都讲求人对宇宙万物无条件的怜悯与关爱。因此它构建的是一个利己与利他合一、涵盖一切宇宙众生的、“慈爱众生如己身”<sup>[11][377]</sup>的、非功利主义的生态价值体系。那些深受禅宗“万物同情”观念影响的中国古代文人，其笔端充满了无限深情，他们的作品所呈现的往往是人与自然万物平等交流、友好相处的生态和谐世界，例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常建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题破山寺后禅院》)，苏东坡的“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新城道中》)，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黄庭坚的“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登快阁》)……花开水流，鸟飞叶落，本是极其普通的自然现象，无所谓有情无情，但是由于禅宗美学思想的浸濡，中国古代文人士子们从对自然界花飞叶落的瞬刻顿悟中触摸到了生命的脉动，获得了永恒的回味。对此，宗白华先生在其著述中曾经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写道：“走到自然中间，看见了一枝花，觉得花能解语，遇着了一只鸟，觉得鸟亦知情，听见了泉声，以为是情调，会着了一丛小草，一片蝴蝶，觉得也能互相了解，悄悄地诉说他们的情，他们的梦，他们的想望。”<sup>[12][319]</sup>人在审美活动之中，把自己“对象化”，对象也被“人化”了。四是节制勤俭的日常生活理念。禅宗坚持节俭的生活准则，倡导宁静、节制、简单、素朴的生活方式，提倡素食、放生、植树造林、美化环境、乐善好施，反对奢侈浪费，反对贪婪的索取和无情的掠夺，热

心于慈善救济事业，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宗教限制，而成为一种具有生态美育意义的生活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审美智慧深深地融注于建筑、园林、诗歌、绘画等各门各类艺术之中，悄然渗透到百姓的伦常日用中。在中国古代大量的山水诗、山水画中，人总是悠然地存在于、生活于自然境界中，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就是自然的一景，处处透露出一种人境无碍的和谐之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碧涧泉水清，寒山月华白”(寒山《碧涧泉水清》)，“空门寂寂淡吾身，溪雨微微洗客尘。卧自白云情未尽，任他黄鸟醉芳春”(可止《精舍遇雨》)，“春看湖烟腻，晴摇野水光。草青仍过雨，山紫更斜阳”(唐庚《栖禅暮归书所见》)，“鸟啼月落桥边寺，倚枕犹闻半夜钟”(孙觌《过枫桥寺》)，“草木同沾甘露味，人天倾听海潮音”(黄庭坚《戏赠惠南禅师》)，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所描绘的都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人与自然融合共生的生态美境。

总之，按照“两个结合”的要求，深刻领悟和汲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吸收传承中华传统生态审美智慧，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融会贯通，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生态美育理论体系，这是生态美育的创新之路，也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具体理论研究与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生态美育的育人功能与精神引领作用，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以美成人，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审美关系，增强大众维护生态之美的自觉性，促进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不断得到美化和完善、人类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不断得到充实和提升。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 [2]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 [6]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 [7]屈大成.大般涅槃经导读[M].北京:中国书店,2007.
- [8]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赜藏主.古尊宿语录[M].萧莲父,吕有祥,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0]吴汝钧.佛教大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2.
- [11]大宝积经:第三册[M].菩提流志,编译.上海:上海佛学书局,2004.
- [12]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Integrations”

LU Z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is aimed at cultivating the human ecological aesthetic accomplishment, i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orm of Chinese aesthetics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era,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spiritual guidance. Both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 view have the obvious natur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which provides the logicality of scientific principle or law and the realistic possibility for the two side's organic integration.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about “two integrations” of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oints o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ath, and offers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nd fundamental adherence for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innovative road and only road of development for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are shown in deeply comprehending and drawing the quintessence of Marx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bsorbing and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 wisdom, realizing the two side's 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s and manner.

**Key words:** two integrations;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 view; ecological aesthetic wisdom

(责任编辑 雪 簪)